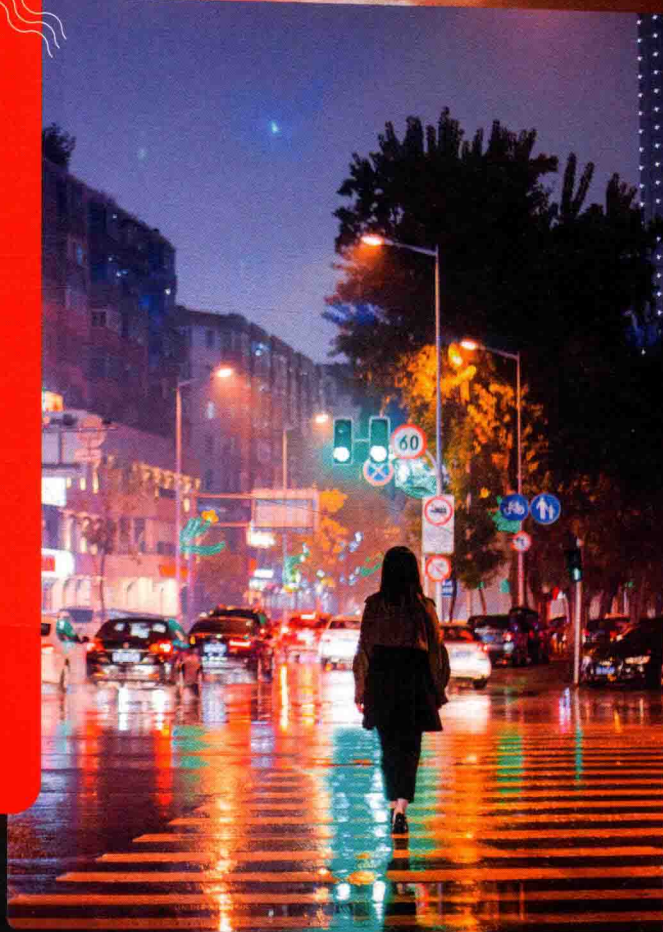


世间总有美好在等你发掘，遇见了，是风吹过花，叶遇到秋，水遇过贝。



我 爱 你 本 来 的 样 子

王大易安

著



他们说了那么多爱情是什么，他们真心爱谁呢？
他们说了那么多生活在高处，可是他们为什么还如此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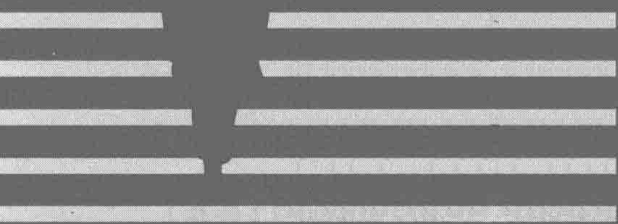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 爱 你 本 来 的 样 子



王大易安

著



③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你本来的样子 / 王大易安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08-7046-3

I . ①我…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4210 号

我爱你本来的样子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那日天气不错，田野之上一片净泚，就好比盘古开了天地，云蒸霞蔚的风雨尚没有成就一番气候。不远处有三两村民在燃秸秆，袅袅尘烟腾空十米，便被秋风吹散。轻烟散开的地方出现了疏密不同的印记，再向上，白变成了蓝，澄澈的空中，启明星依稀可见。

王俊冲着父亲的坟墓磕头。旁边的大爷从三轮车上卸下来百十个劣质砖块，拍拍身上的灰尘、草芥，说：

“你爹的坟地好，当时一铲子下去就是红土。你看这方位，冲着东边，紫气东来，你家以后肯定不缺钱。”

王俊点点头，心想老头儿说得对，之前自己家经营一家很小的建筑公司，进进出出不过三五百万，七八年之后，自己再睁开眼的时候，家里的筒子楼已经变成别墅了。只是老头儿的因果关系错了，父亲死前，家里已经有钱了，再来的运气，是来凑热闹的，不是救急的。

王俊把一大车纸全烧了，有纸钱、汽车、苹果手机和丑得要

命的“姑娘”。手艺人怕别人不懂他的艺术修为，在“丑姑娘”的大腿上写了歪歪扭扭的“美女”俩字。

老头儿又说：“你真孝顺，烧这么多东西。要不你的烧鸡给我吧，我早饭还没吃，干活儿的人吃饭没个点儿。”

王俊有点烦了，说：“纸钱匀你点行吗？”

老头儿觉得挺没趣，可是在这荒山野岭，自己肯定打不过这个留着长发的小伙子，只能忍气吞声地说：“我受不起。谢了。”

王俊烧完纸钱，在坟前抽根烟，看不远处一树桃花开得鲜艳。诗里说得好，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在荒野之中，吹着风，看野草和杂花铺开一片又一片，王俊的心情舒展了许多。恍惚之间，王俊觉得坟茔周遭的虚空中有无数双眼睛在看自己。那虚空中有成百个上千个一平方厘米的境界，绵软，荧光微闪，透明如小孩子吃的果冻，是他钻不进去的宇和宙。

脚踩着烂泥，手里攥着挑纸钱的小木棍，王俊默默体会周围的一切，体悟着人间。人间的事忒多，还杂。老百姓生不论魂，逝不认尸，倒也是不嫌累，见人死了就要造坟墓，把坟墓做得像姑娘的乳房，可能觉得生命就该留在子宫里，哪天阴阳两界相通了，子宫动一下，挑动黄土天下欢，两边的人就可以

再次见面。

王俊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病床上一躺就是八年多。八年来，没有思维，没有动作，只有气若游丝的一股气儿。渊沉的梦，巡游的神，庙里烧香，供的是一尊很物质的佛。自己拜自己，是为生也。很原始，也很实在。醒来之后，王俊发现周围的很多事情都变了。昨天成了遥远的事情，陪伴自己的女朋友、好哥们儿，全都毕业许久，走远了，分散了。王俊心里特难受，特憋屈，偶尔逼自己一下，莫名其妙地思索起来生死的托意。对于生死，王俊觉得——当一枚硬币独处时，硬币的正面会说：“我看不到任何同类，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它是正面，可硬币还有反面呢。可悲的是庸人永远看不到反面，甚至感觉不到反面。可是智能一旦启发，人们就会发现硬币的正反面是一体的——当它们彼此感知时，就会拥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温馨感觉，欢喜和愉快，勃然或衰颓，互交互融，授人以大顿悟。顿悟之后的大脑，特想用这一半拥抱另一半。可是另一半是一棵树，还是某个姑娘呢？王俊就想不明白了。

王俊站在父亲的坟前继续抽了两根烟，把烤鸡和水果送给老头儿，然后开上大奔去剪发，又钻进商场买衣服，一下午没干别的，净收拾自己了。

话说这世上的事，很多都爱凑到一块儿。

这不——年月日，时分秒，赶巧了，王俊出院后第一次逃离母亲的视线，四处撒欢的这一天，城东不远处的国际机场，关旭婉玉从美国飞了回来。

关旭婉玉运气不好，飞机晚点的时间，足够杜牧在扬州做上几个春梦。春梦刚刚醒，关旭婉玉就接到了好朋友吴茜的电话。

电话里，吴茜兴冲冲地说：“你命真好。男朋友前赴后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五颜六色的人民供着你。言归正传，就在你飞行的这段时间，我问了橙子，王俊醒了。”

关旭婉玉使使劲儿，把行李从托架上拽下来，大口喘着气说：“他醒了？”

“别的先别说，我就问你，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他？”

关旭婉玉犹豫了一下，想一下王俊的模样，顺着吴茜的话头，说：“嗯。”

“日思夜想？”

“有这么点儿意思。白天不想，夜里也会梦到。”

“我和橙子说好了，帮你约一下王俊，咱们找个时间一起聚聚。我打算帮你们再续前缘。你们这绝对就一牡丹亭的现代版啊，肯定是你的到来，让他获得了新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不是一直在——”

“晚上再说！我还有事儿。”

“喂喂——”

吴茜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挂掉电话之前，撂下来一句话：

“暂定周六下午四点，大学图书馆二楼的西餐厅，不见不散。我争取把柳梦梅给你带过去，到时候你们俩来上一段生死恋，我赌等着给你们当红娘！”

关旭婉玉打车回家，到西江市的郊区——东江镇。

东江、西江本来各自为城，中间隔着一条江，两边的风俗都不一样，东江的人年夜饭吃面团，西江的人年夜饭吃五色饺子。两个小城镇相安无事到20世纪90年代，老百姓突然变得活跃了，村里的人疯了一般，全都涌向了本就不大的两个小城。楼建得越来越多，两个城镇被迫连在一起，都变成西江了。可是住在东江的人，还是愿意说自己的家在东江。

东江着实算个老城了，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初期，这里由驿站形成村庄，农蓑圃笠披挂，饮食男女杂居。20世纪的时候，这里又由村庄形成城镇，方圆十里无城郭之分，十万夫家供课税。远望过去，整个城镇有一定的斜度，有立体感。东面高，连着一座山。稀稀落落的树木昂然挺立，树皮经受风吹日晒而龟

裂，像树立了几十年的碑碣。西边的那条河绵延而来，悠然而去，一眼望不到头。河水将部分水分渗入田地，却又捕获来雪水和农夫的汗水，自私自利，故而深不见底。山和水都挺卖力气的，利用这不大的一块地儿，生养了越来越多的姑娘，还有老头儿和小孩子。大家肤浅地体验着一个又一个所谓的新时代，随时做出相应改变。

关旭婉玉下车之后，在自家小区门口的河边驻足。

小区的一边是废旧的电影院，原本棕黄色带些酡红的门板，经过风雨洗涤，呈着有土色的绛紫。关旭婉玉走上一段台阶，坐下。

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关旭婉玉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亲切。

继续看——

不远处，牌楼的倒影在江水里随波浪浮动。一闪一闪的光，虚幻中的真实，偶尔脑海中会有一些清晰的影像出现，某某和某某。

王俊？

王俊！

当年的男朋友，竟然醒来了。

像是一场梦。

关旭婉玉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都不可思议。

两个星期之前，关旭婉玉在美国的时候，特意去找朋友聊天。关旭婉玉的这位朋友是个胖而矮的男士，少白头，娃娃脸，专业是心理学。该仁兄学心理学不求闻达于学术圈，纯粹是为了显摆自己多聪明。为了能在问答网站上发几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他还兼修相术、堪舆、太极，每日不管多忙——当然，也没见得他有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读一些诸如《易经杂说》《神峰通考》一类的神书。说白了，此人就是花着家里腥不拉几的票子，在国外天天满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暂时就称之为“道”吧。别说，这招还真有用，不光东方人，几个西方人也被他的乖张举止震住了，大家背地里都称之为“大师”。这位仁兄愈加志气满满了，夜不能眠的时候，他觉得第欧根尼敢叫国王滚蛋，也不肯让自己挪挪脚，毕竟自己比国王更有派，比上帝还要神秘。

关旭婉玉对朋友说自己在美国诸事不顺。比如，自己工作的目标越降越低，最后还是没有着落，坐吃山空，前途堪忧；比如，祸不单行，男朋友因为家中的某些变故，引发了一系列心理反应，有事情想不开，堵着难受，心一横，脚一跺，就在卫生间自杀了。那哥们儿死的时候浑身光着，注射了从化学实验室带来的药物。第二天关旭婉玉发现他的时候，男朋友已经僵硬，由于死前大小便失禁，所以浑身酸臭，满屋子骚味儿。

关旭婉玉觉得自己的生活彻底完蛋了，她来找朋友商量对策，其实是想让朋友帮她下定回国的决心。

关旭婉玉捋一下散在额头上的头发，说：

“我六年前出的国，当时我的英语很差，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所以男朋友追我，我就答应了，两人毕竟有个伴嘛，一起租房子也能省点钱。我前男友你知道，出车祸之后就昏迷了，什么时候醒没个准信儿。现在的男朋友为什么自杀，我也没想明白，可能我的命不好吧。”

“俩正常人在一起谈恋爱，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又漂洋过海，是件很麻烦的事儿。野鸳鸯其实挺好，毕业就分手，问题就是你动情了，这就不好了。”

关旭婉玉点点头，继续说：

“我在男朋友死后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归宿。国外的生活显然不适合我，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没什么朋友，工作也找不到。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国外的生活，看见教堂里面挂着的耶稣就心惊肉跳，也不喜欢参加学生团体组织的 seminar，总觉得没话可说。真的，我不是矫情，我现在真真切切觉得自己走丢了，处处找不到落脚的地儿。我梦想以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像小时候抱着大号布娃娃，使劲儿抱着，身心安稳。”

“你最近有什么反应吗？”

这位博士终于想起来心理学还是一门科学了，赶紧抖擞精神，如是问道。

“头晕，没精神，彻夜难眠，一睡着就不断地做梦。最近一段时间我还胃疼、胸闷，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为此我开始早晨起床跑步，但是除了让我上午的时候打瞌睡，就没有其他反应了。”

“你很想回国是不是？”

智者对这个症状很熟悉了。

关旭婉玉蹙着眉，沉吟道：

“我现在不知道回国好不好。”

“其实我是学临床心理的，主攻智力水平的评测，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工作和感情遇到问题了，都来找我。根据经验，来找我的人里，很多人都回国了。其实回国好不好，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如果你觉得孤独，那还是回去吧。相比高一点或者低一点的薪水，活得舒服最重要了。真的！”

智者说着大咬一口脆梨，溅出来的汁水喷了关旭婉玉一脸。智者砸吧砸吧嘴，心想这梨又买岔儿了。唉！还是烟台的苹果好吃，嘎嘣脆，还甜。

关旭婉玉重点擦了擦溅到嘴边的汁水，说：

“回国要重新建立自己的朋友圈，难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朋友圈，工作之后不过是几个同事天天一起逛街喝茶而已，貌合神离，豪猪抱暖。前段时间我遇见一个朋友，女的，长得跟岳云鹏似的，头发带卷，逛街的时候她突然感到很压抑，直接昏过去了，一觉睡了十多个小时。到医院检查了一个遍了，最终结果为因为平时生活太孤独了，造成了心理上的困顿。”

“我都一个多月没有逛街了。”

智者给关旭婉玉倒了杯水，再猛啃一口梨子，然后继续说自己的人生经历：

“去年吧，对，就是去年，我回国的时候，一个朋友让我带一台 iPad 给她。那个女孩和我同一年出生，结果现在连网购都不会，我真瞧不起她。老子我半夜回到县城，打车把 iPad 给她送过去。你猜她干吗呢？她刚跳完广场舞准备回家休息，穿得毛绒绒的，在小区门口等我，从九点多等到十一点，也不嫌烦。我之前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聊，但是看着她穿得跟树袋熊似的无所事事还不心烦的样子，我觉得这太幸福了。”

“可能她也抑郁。”

“事实证明，人家活得比你舒服多了。”

关旭婉玉慢慢敞开了心扉：

“其实来找你，我就是想聊聊回国的事儿。”

“回国，找个工作，家里安排相亲，按部就班生活下去，对于你来说绝对是最优选择。”

出于某种虚伪的自尊感，关旭婉玉很想反驳这种论调，可是闭眼想一下——回国找个男人，相亲，结婚，每天公公婆婆伺候着自己，下班就在家看看电视剧，这生活也不错啊。听说现在国内的女孩都被公公婆婆宠着，单凭这一点，祖国就比美国好太多。

说到底，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差点儿人情味！

关旭婉玉失魂落魄地走出朋友的公寓，谨遵“医嘱”，顺手把楼道口连汁带水的大包垃圾带下楼。

初春时节还是有点儿凉。关旭婉玉站在路边，傻傻地瞅着灰蒙蒙的街道。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留下一串片片散拙的梅花脚印。两个黑人男孩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集。他们也穿着灰色的外套，两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起来像深海里的游鱼。

天要黑了，关旭婉玉赶紧坐地铁回家。晃晃悠悠两个小时，一出地铁，一块湿漉漉的报纸“啪”的一声盖在了关旭婉玉的脸上。

周围几个外国人看见姑娘的窘态，出于礼貌，视若无睹地走过。

关旭婉玉拽下报纸，擦一擦脸上的脏水，觉得被报纸拍了这么一下，心里的骆驼已经被最后一根稻草压趴下了。

回到家，关旭婉玉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

“妈，我准备回去了。”

就在关旭婉玉对着河水发呆的时候，王俊穿了一身刚买的运动装，驱车来到曾经就读的大学。

西江大学不是名校。这大学甚至原本都称不上大学，只是近年来经过了数代校领导的公关疏通和西江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才挂上大学的牌子，名称从西江师范学院摇身变为西江大学。西江师范能够改名，最大优势是它有个了不起的名号：全亚洲最大的大学。不过说来惭愧，西大并不大，可新到任的校长有王安石闲居金陵时的风范，和围墙有仇，把两个校区的围墙全部推倒，学校就变成全亚洲最大的了。

历史反复证明，革故总比鼎新来得容易。

成为大学的西江大学，多的只是几座大楼而已，教学和科研能力依旧式微。我国封建社会时曾有善于改革之士，上疏皇帝要求废除科举制，原因不是促进教育发展，而是该同志认为平民的子嗣不懂为官之道，仿佛清朝政府购买了外国枪炮但不会用，所以新官员要在朝廷原有官员的子嗣中挑选。西江大学

完美继承了古风，原封不动沿用此法，凡是西江大学教师子女，本科毕业便可申请留校任教。那些托祖上福荫在西江大学教书的年轻教师心里也发虚，所以先前比较尽职，上课前把课件反复斟酌，并一脸峥嵘示众。后来看到其他老师都不尽心，也就懈怠了，偶尔遇到不知趣的学生，问的问题他们一次两次都解释不透彻，愤怒援引《周易》里“初筮告，再则渎，渎则不告”的古训，加持自己筛选出来的传统文化，告诫学生问问题要适可而止。

再差的学校，学生毕业后都会怀念它。这是人之常情，却被很多学校当成资本了。校友会的人对此大做文章，到处立牌坊，觉得学生们毕业后不继续对着学校骂娘，说明学校还是不错的。

来到学校，停下车，王俊兴奋地走在校园里，左边瞅瞅，右边看看，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他身着翻毛的运动卫衣，看起来像一只卷毛狮子狗，有时候傻傻站着，呆呆地看着过往的人们，有时候钻进小树林里，抄近道来到土建学院的实验室。莫名其妙地发出“嗯嗯”“嗬嗬”一类声音。

大学变化不大，教学楼的墙皮十年前就开始掉，现在掉得差不多了。斑驳的墙体并没有显示出岁月的清冷，而是被贴上了很多活动的海报。贴上又撕掉，依稀可见一些字样，什么狗哥的毕

业演唱会，致敬青春岁月，什么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进校园，关爱青年就是关爱未来。姑娘们依旧十八九岁，腿长，腰细，更加时尚了。放眼看过去，刚学化妆的女孩，把脸蛋当作画布，潦草几笔涂得眉眼“白玉盘中看却无”，拙笨又可爱，漏洞百出，留给了男生很多机会。最让人感到不愉悦的是咖啡厅里摆的书变了，之前都是些无端崖之辞，搭补文艺青年的觞咏，现在满头满脑的书都极其世俗化，一本本文不通字不顺的所谓畅销书，内容无怪乎《黄帝内经》里所说的“乐其俗”“善附人”“好利人”，教育人不要激愤，要圆滑，还美其名曰——励志。

王俊暗暗感悟周围的变和不变，然后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下。

伴随着“咔咔咔”一阵脚步声，河边的咖啡馆里，穿着高跟鞋打工的女生送来一杯咖啡，笑着说：

“先生慢用。”

王俊问女生：

“你是哪年上的大学？”

“2015 年。”

“今年大二？”

姑娘点点头，笑一笑，走开了。

王俊喝一口咖啡，盘算，今年是 2016 年，2015 年上大学的女生已经大二了。往回退八年，也就是 2008 年，那年好像是北京